

家乡红辣椒的魔力

□李永明

说起辣椒,人人爱吃,有人总结说,四川人辣不怕,湖南人怕不辣,江西人怕辣,这句流行语道出了他们都爱吃辣椒。无论你说家乡辣椒辣得直冲云霄,抑或是辣得荡气回肠,还是辣得气吞万里山河,辣椒已深植于中国人的血液里,铸成了国人不屈不挠的民族个性。

我的家乡地处月河川道,土质肥沃,气候温和,灌溉方便,栽种蔬菜得天独厚,记忆中的乡下农村,傍晚烟火氤氲萦回于山间、田埂、菜园,这样红彤彤的山水画卷定格在脑海里,一辈子挥之不去。让人嗅觉享受的则是另一种景象,便是烟火气息里飘来油泼辣椒、炒辣椒、炆辣椒的阵阵辣香,甚至还可以辨出是辣椒烩面片、浆水炒辣椒、干辣椒爆肥肉这些诱人的香味,忍不住多吸几口这样的人间烟火气。

辣椒是每户人家一年的主打菜,家里的大汉几天没吃辣椒,浑身没劲,像一只霜打的秧苗,便吵吵要媳妇赶快弄一碗辣椒吃吃。一碗清炒辣椒就着三碗米饭下肚,脸红脖子粗,血液奔流,浑身是劲,大吼一声:“过瘾!”便见灶台上的媳妇甜甜地笑。家乡人刚烈的个性是不是与喜欢吃辣椒有关?

不同季节的辣椒,有不同的叫法,如青辣椒、红辣椒、黄辣椒、干辣椒,不论怎么称呼,它都会给一道菜肴注入鲜活的灵魂,让你切身感受到春夏秋冬都延续着的火热与奔腾。父母种辣椒很有仪式感,选好个大、饱满的辣椒做种子,育在苗圃里。自留地里锄翻菜地,反复耕耘,选择壮幼苗栽种,之后浇水施肥,每一步都很精细。父亲翻过辣椒地后,会在上面铺上干稻草和落叶,然后一把火烧掉。待暴晒一些天后,和母亲再把土翻

一遍,继而挖好小坑,横与横、竖与竖,一排排对距离很有要求。移植辣椒秧子一般选在刚刚下过雨透半小时以上最佳。移栽到菜地里的辣椒秧待三五天后,长得很卖力,茎逐渐变粗,这时每施一次农家肥,它就会蹿高几寸。父母外出干农活,浇水的事就交给我,父亲反复嘱咐,沿着辣椒树四周慢慢淋水,每一株都要均匀浇到,长出来的辣椒树才整齐紧凑。你用心对待它们,它们才会按你想要的样子成长。

炎热的盛夏,菜地里的辣椒就开始变红、变黄,母亲便带着我和弟弟用谷箩把红辣椒挑回家来,放在院坝晒成干辣椒。红红的辣椒在院坝里摊成圆形,或四方方,以此区分自己家和邻居家。村子里空阔的场坪里随处可见晒辣椒,火红的辣椒映红了大半个村落。到了秋冬时节,辣椒地里火红的一大片,

像卷地的云霞,像跳跃的焰火,红彤彤的辣椒成为乡村一道丰收迷人的秋天画卷,每家每户的房檐下,都挂满了一排排红辣椒,给乡村土屋带去了神韵,平淡悠然的生活亦带去了蓬勃生机。我认为,家乡最丰厚的晒秋,就是晒红彤彤的辣椒了。日子里有了辣椒,生活才拥有滋味。

辣椒占据了我的整个年少时代,虽然那时家中拮据,但“家中有心不慌”,辣椒的百般随意搭配满足了一日三餐,不仅给了我好的胃口,也给了我改变命运的动力,它的“辣”还潜移默化地培养了我敢拼、敢闯、敢于尝新的性格。

家乡人具有坦率、热诚、正直、豪爽、憨厚的德性,家乡的辣椒有一种魔力,一旦爱上它,味蕾倾倒,灵魂沦陷,而丝丝缕缕的乡愁愈来愈浓,经久不散。

都江堰歌

□杨乾坤

都江堰在四川都江堰市西北岷江中,系我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战国秦蜀郡守李冰率众凿玉垒山而成宝瓶口,佐堤作堰,分岷江为内外两支,外江为岷江正流,内江经宝瓶口流入川西平原,溉田八百万亩。

岷江汹涌势南奔, 流经玉垒贴山身。
山右江水空流去, 山左多早望密云。
江溢更成祸患事, 亢旱重挫苦寒门。
敢当大任禹之后, 奋起李冰治水人。
西蜀山水罗胸臆, 道法自然势绝伦。
兴利除弊秉元气, 誓将江流接芳馨。
鬼斧劈山前无古, 宝瓶口现景雄深。
神工更筑江中堰, 大气弥天江流分。
妙算正在飞沙嘴, 变理阴阳了无痕。
三者扼控成大堰, 都江堰成蜀地欣。
从此岷江分内外, 诗情画意绕芳津。
外江依然天行健, 内江造福地势坤。
清流着意肥蜀郡, 白波似载上界音。
千里水田千里镜, 千里镜面绿云屯。
千里绿云仓廩实, 千里仓廩雨雨金。
沃野千里成陆海, 陆海一气转洪钧。
春水春风春烂漫, 玉垒浮云变古今。
历经两千二百载, 文彩风流今尚存。
今尚存, 久弥新, 西川乐土万象亲。
大智大德复大爱, 古今共仰李冰恩。
一堰赫然泽天府, 写就惊天动地文。
一人赫然照青史, 巨手敢播万代春。
雄哉蜀郡都江堰, 中华文明壮老根。
伟哉李冰蜀郡守, 高山仰止信有神。

黑夜里的一束光

□袁梦珍

那一年
老旧的站台上写满了西铁的故事
那一年
饱经风霜的候车楼诉说着关于“它”的过去

这一年
巨变的站台在同我们一起迎接明天
这一年
闪着银光的西安站照亮了新的古城风采

西铁
那个我们共同努力的地方
西铁
那个带领我们奋进的方向

是你 让我们心中的那束光
照亮我们的黑夜
是你 带给我们家的温暖
让我们不再孤单

有了你 我们更加勇敢
有了你 古城更加迷人

辽阔的新疆有一个草原叫琼库什台大草原,这个草原还不被人们所熟知。琼库什台草原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克斯县喀拉达拉乡境内。琼库什台村2010年12月13日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村子距离县城90公里,是一个有300多户、1700多人的牧业村,村里人畜饮水及生活用水均来自清澈的库尔代河。库尔代河谷较宽,常年水流不止,河谷两岸浓荫遮蔽,牛羊肥壮,驼鸟飘香,瓜果遍地,歌声回荡,简直是旅行家的天堂。

琼库什台大草原

□张华

琼库什台村的建筑基本是原木结构的,牧民们通过掏、榫、拱等各种手工艺搭建起来的木房子,有的甚至连树皮都没有剥离。据说这些小木屋有的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是原汁原味的古典民族风格,也是伊犁河谷保存较完整的木质结构建筑村落。

草原上除了星星点点的小木屋外,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和牛群、羊群、马群。去过新疆的人一般都知道美丽的喀拉峻大草原,但是知道琼库什台的人并不多。因为琼库什台草原至今还是一片尚未开发的处女地。穿过曲曲弯弯的羊肠小道,目视一座座在阳光下泛着淡褐色柔光的小木

屋,还有用原木围成一圈在小院晾晒衣服、包着厚厚的红格子头巾的牧民,牧民们怯怯地注视着远道而来的朋友……此刻,真的让人觉得是穿越到最原始的部落生活里,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朴实、笨拙。原木做的脸盆、舀水的木瓢、盛酒用的皮囊……都太有原始的味道了。司机师傅告诉我们,别看牧民们住的房子简陋,这几年在党的各项惠民政策的正确引导下,这个偏僻的小村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村里很多人已经过上了小康生活。

汽车在缓缓行驶中,直到身边的牛群、羊群、马群,还有逐渐模糊的牧民的身影,我感觉此刻,身心曾未有过的轻松。从嘈杂的都市生活突然来到这样的世界,无喧哗、无噪音、无干扰,一个从未体验过的世外桃源。此时,视野是那么的开阔明亮,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你的视野和想象。

美丽的风景,美丽的琼库什台草原,溢美之词难以形容它的魅力,难以表达热情好客的牧民的真诚,还有英俊帅气的巴郎和能歌善舞的古丽。

履痕处处



胡杨礼赞

官春明 摄

人生因奋斗而升华

□宫美静

有这样一群人,没有华丽的言语来描述他,没有卓越的功勋立传他。因为他们既不光彩照人,也不雍容伟大。但他们用一幅幅鲜活的图画,描绘出别样的光辉风采,他们有着自己执着的人生理想,在平凡的岗位上,把自己的价值升华。

有些人穿梭于阅室场站,排故解障,灰头土脸,看似油污遍遍。他们是输气检修工,经常下午三点,才去吃午饭。不知多少夜晚,在抢修检修一线。

有些人穿林打叶,红衣雷迪,汗流浹背,如雨潇洒。他们是输气巡视员,他们越岭翻山,趟河跨涧。每天从东走到西,从南走到北,从晨曦到落晖。

有些人蹲守现场,蚊喻雷鸣,湿地冽风,坚守如塔。他们是施工现场监护工,在管道改线的日子里,秦岭山中,晚禽归宿霜林表。宝汉线场,割管碰口正火。监护到位,蹲守安全不避让。手持仪器,分析浓度,检测复检检测。

有些人穿行巡检,日复一日,观流程、看仪表,迎接日出,送走晚霞。他们是场站输气员,他们结婚输气,执着输气,心爱输气,献身输气。春光明媚的日子里,映照出灿烂的笑容。夏日炎炎的日子里,晒黑了洁白的脸庞。秋风瑟瑟的日子里,吹乱了整齐的黑发。冰雪飞舞的日子里,染白了鲜红的工装。春去秋来,他们一直用坚实的脚步,巡游于工艺区、阀组区、放空区、水箱房、发电机房……用自己的拙笔,简要地记录属于自己的春华秋实,别样人生。

我要赞美,我要歌颂那些默默无闻,在保障平安的检修岗;那些陌上初熏,在披荆斩棘的管线上;那些在改线断管,重点监护的乱坟山岗;那些在精心操作,恪尽职守的分输场站的输气娘、输气郎。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燃气梦想。

青春因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他们懂得,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创造出不平凡的伟大。



国画 沈卡莉

一棵树对一座城的润泽

□夏钦

法国人倪怀伦永远不会想到,许多年前的那个清晨,他为排解乡愁而在南京石鼓路种下的一棵法国梧桐树,多年后会成为一座城市的精神寄托,成为每个南京人确认自己身份的一种特殊密码。

北京的垂柳,广州的木棉,厦门的凤凰,成都的银杏……每座城市都有自己情有独钟的树木,它们是城市隐秘的纹理,在时间、空间和历史的向度中,召唤和传达着人们的各种怀旧情绪,久而久之,就成为一个个体之于城市的集体叙事方式。

法国梧桐与南京这座城市的结缘,要追溯到一百多年前。1872年,法国人倪怀伦在南京石鼓路种下了这座城市的第一棵法国梧桐树,开启了南京行道树的栽种历史。此后的一百多年,它像一粒火种,在南京的大街小巷燎原,在南京市民的心中生根发芽。

对于“六朝古都,十朝都会”的南京而言,关于历史的风尘与沧桑的风物,随便伸手一抓就是一大把,哪一处都是比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梧桐要厚重有底蕴,但若抛

开历史的深沉而寻找对一座城市最有特质的活物载体,我以为,当是法国梧桐。一棵树的成长需要适宜的阳光、雨露、土壤,更需要一代代人的精心呵护,情感传承,才能开枝散叶,由树而成林,由林而成景。所幸,这棵舶来的法国梧桐,在南京100多年的风云激荡中,得到了最好的遇见。

南京的法国梧桐从一开始就和重大历史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南京情有独钟的孙中山先生盛赞“南京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之大都市诚难觅此佳境也”,并说“南京将来之发达,未有限量也”。因此,孙中山先生临终时遗言要葬身于南京紫金山。

如何迎接孙中山的灵柩,以最庄重的方式向他致敬?在诸多的繁密安排之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是,在中山路和陵园大道种下2万棵法国梧桐。不仅是在孙中山先生生前十分喜欢这个树种,更在于它的象征意义。从孙中山灵柩经过的码头开始,经中山北路、中山东路、东郊,直到位

于紫金山顶的中山陵,2万株梧桐绿叶如盖,好似为孙中山先生“护灵”一般。

法国梧桐成为历史的重要见证者,它默默守护着南京市民的家园,当许多历史的见证者因年迈而逝去时,梧桐却在生生不息中承载着沧桑,为这座城市的薪火相传承前启后。

新中国成立后,南京市掀起了“种植热潮”,市内的梧桐树最高达到了约15万株,成为全国之最。在南京丰富的阳光雨露哺育和南京市民的精心呵护下,那些近百年的梧桐,已然茁壮成长成为“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的巍巍大树,有的需要两个大人才能合抱。据统计,南京市主要街道有20条,其中16条是以“法桐”作为行道树的。几十年来,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些大小不等的“法桐”,逐渐成长为一条条优美的林荫大道,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成为南京市民共同的记忆场域。南京是我国的“四大火炉”之一,但赤日炎炎下在绿荫遮天蔽日的法国梧桐大道上优哉游哉地行走或打望,却是你所不了解的南京人

的风情。法国梧桐就是老南京人物化了的乡愁。梧桐之于南京,不仅仅是一棵简单的、物化的树,而是与自己朝夕相处的邻居,是生活的陪伴者,是成长的见证者。

作为一个异乡人,我曾经欣赏过春天南京法国梧桐大道漫天飞絮的诗意,也感受过夏天绿荫遮天蔽地的凉爽。当我深秋时再次来到这座城市,细雨霏霏的夜晚在悠悠悠长的梧桐大道漫步,铺有木地板的人行道伸向无边的远方;也在阳光灿烂的午后,在植物园路高大、挺拔和规整的梧桐树下,和本地市民一样慵懒地看着枯黄的落叶如金子般在空中飞舞。这个时候,我突然感到,作为一名普通市民的“小确幸”是如此简单而纯粹,就像我们在成都银杏叶飘洒的深秋,漫无边际地陶醉一样。

“只因一棵树,想起一座城。树是梧桐树,城是南京城。”这句话,在南京可谓妇孺皆知。朋友,如果你有机会到南京,一定要慢下来、静下来,听一听梧桐的絮语,感受一下南京市民对梧桐发自内心的热爱与呵护。

觀訪
海菊
聽尋
濤梅
壯逸
懷情

书法 刘毅